



目摇录



牛郎织女 轱辘

摇小渔夫和公主 轱辘

摇摇碧玉蝥蛸 轱辘

摇摇摇亲亲的蛇郎 轱辘

摇摇摇摇欢喜河娃 轱辘

摇摇摇摇摇含羞草 轱辘

摇摇猎人海力布 轱辘

摇摇美丽的壮锦 轱辘

摇摇摇泸沽湖的儿女 轱辘

摇摇摇摇住在橘子里的仙女 轱辘

摇摇摇摇摇享受阅读

摇摇摇摇摇摇——代后记 轱辘

牛郎织女



1

牛郎在睡梦中被一股热烘烘的气息弄醒了。他在垫着破草席的地铺上翻了一个身，睁开眼睛，看见月光从牛棚的漏顶上撒下来，洁净的地面上洒着一层霜样的银白，屋角那一堆铡得整整齐齐的麦草反射出柔和动人的光亮。他从小喂大的黑额头的黄牛站在他身边，一条前腿轻轻拱着他的肩膀，毛茸茸的额顶在他的脸颊上蹭来蹭去，蹭来蹭去，把一股股热烘烘的气喷在他脸上。

牛郎一骨碌从地铺上跳起来：“哎哟，黑额牛，你是肚子饿了吗？你喊我添草的吗？”

黑额牛抬起头，“哞”的一声叫，湿漉漉的大眼睛使劲地盯住他，像是有什么事情要告诉他一样。

牛郎亲热地拍了拍它的脑袋：“你等着啊，我这就给你搂些青草

去啊。”

牛郎披上一件破夹袄 ,用稻草绳子把腰眼扎一扎 ,就走出牛棚 ,到后院里给牛搂草去。牛棚里虽然备好了干麦草 ,可是在青草没有完全枯萎的季节里 ,牛郎总要想尽办法让黑额牛吃得新鲜可口些。



2

月光如水 ,寒气逼人 ,院子里黄泥夯出来的地面上结着一层冷冷的白霜 ,牛郎忍不住抱紧双肩 ,打了一个冷战。已经是初冬季节了 ,有钱人家的孩子早已经穿上棉袄棉鞋 ,帽子手套捂得严严实实了 ,牛郎

却只有一件补丁擦补丁的夹袄，还短得遮不住屁股和手腕。夜里他睡在四面漏风的牛棚里，身下垫一张冰凉的草席，身上盖一张陈稻草的垫子。饶是这样，嫂子还嫌他占用的稻草多了。嫂子说：“小孩子屁股后头三把火，捂得太暖和了反倒要捂出毛病来。”可是对她自己的儿子呢，秋风刚起，就已经里三层外三层捂得像个棉花球。有妈的孩子和没妈的孩子，生活中真是水火两重天啊。

好在牛郎自小过惯了苦日子，皮肉结实，经得住摔打折磨。谁叫他三岁就没了爹娘，又摊上一对心眼狠毒的哥嫂呢？温顺的黑额牛生下地就跟着牛郎，已经成了他寸步不离的伙伴。每到寒冬腊月的天气里，牛会懂事地卧在他身边睡，用自己的体温把牛郎温暖着，呵护着，让牛郎一觉醒来的时候，会觉得这世上有两个相亲相爱的生命偎依在一起，活着还有那么一点牵挂和快乐。

牛郎穿过天井往后院走，要经过正房哥嫂卧室的窗下。此刻是月明星稀的三更天，房间的窗纸上还有灯光，算盘珠子也劈里啪啦敲得脆响。秋收刚过，粮食卖出去了，精明的哥嫂在算一年的收入账。不把这笔账一分一毫地算清楚，他们会辗转反侧睡不着觉。

牛郎跟这一切都没关系，哥嫂的日子哪怕过得流油淌蜜，在他也不过是三顿白饭一领破草席。他本来不想去听哥嫂凑在一块儿咬耳朵的话，可是哥嫂在叽叽咕咕的对话中总是提到他的名字，他不能不听上两耳朵。

先是嫂子乐滋滋地说：“照这样子做下去，不出三四年，我们又能给儿子盖上三间大瓦房了。”

然后,哥哥叭嗒叭嗒抽着烟袋,闷声闷气地答道:“可是牛郎眼见得长大成人了,要成家娶媳妇了,爹妈留下的家产是要有他一份的,给儿子盖房,不给牛郎盖房,左邻右舍会怎么说我们?怕是光唾沫星子就能把我们淹死。”

嫂子马上想出主意来:“好办啊!我们不等他长大成人,早早地跟他分家啊!随便给几样什么,把他分出去过,将来他成家娶媳妇就不关我们的事啦!”

哥哥想了想:“是个好主意。牛郎现在还小,分家的事情只能听我们的,到时候,房子、地一样都不给他,让他挑几样桌子板凳、钉耙锄头,打发了他拉倒。”

两夫妇在房间里说得高兴起来,叽叽咕咕地笑,脑袋的影子映在窗纸上,一点一点的,像两只不断啄米的鸡。

牛郎搂了一大抱青草回到牛棚里。他怕黑额牛吃太粗的草会扎了嘴,就搬来铡刀细细地把青草铡碎。草汁染绿了他的手,清新的草香味在牛棚里弥漫,熏得黑额牛连打了几个喷嚏。牛郎一边铡着草,一边想着哥哥嫂子的话,想到寒冬就要来临,可他很快就要被赶出门去,连这个可以遮风挡雨的牛棚都住不上,忍不住悲从心来,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铡碎的草料上。

黑额牛看见了牛郎眼睛里的悲伤,甩着尾巴走过来,用脑袋顶了顶牛郎的背。牛郎回头看它,见它厚厚的眼皮一眨一眨,神情里好像有很多要说又说不出来的话,心里忽然一动,叹着气问它:“牛啊牛,你刚才让我出门去,莫非是知道了我的哥哥嫂子在算计我,让我去听听

他们的话 好趁早有个打算吗？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没有爹妈，年纪又小，要是分了家，以后的日子我怎么过呢？”

黑额牛伸出长长的大舌头，一下一下地舔着牛郎的手，一边舔，一边在鼻腔里发出“哞哞”的叫声。

牛郎看着它，愣了好一会儿，忽然明白过来：“啊，黑额牛，我知道了，你是要说，如果哥哥跟我分了家，我一定要把你带走，对吗？”

黑额牛愉快地抬起头，又是“哞”的一声叫。

牛郎心情一爽朗，也跟着愉快起来：“我会的，我会的，我宁可不要他们的一片瓦，一寸地，也要把你带上走。这世上只有我们两个是最亲的人，我今生今世都不会离开你。”

黑额牛点了一点头，放心地走开去。

腊月刚到，哥哥嫂子真的要跟牛郎分家了。年都不让牛郎在家里过，这两个人心就是这么狠。哥哥把牛郎叫过去，假仁假义地对他说：“弟弟啊，不是哥哥嫌弃你，你好歹是个男人家，总有一天要自立门户过日子的，不如你早点分出去，也好早点学会持家过日子的本事。哥哥这是真心为你好。”

嫂子忙着把家里的破桌子烂椅子锈钉耙豁锄头统统搬出屋，在院子里摊了一大片，笑嘻嘻地催着牛郎过去看：“弟弟，好弟弟，你哥哥嫂子的家当就是这么多，分家我们尽着你挑，你看上什么就拿什么，嫂子我一句心疼的话都不会说。”

牛郎走到院子里，绕着那堆破烂货，东看看，西望望，好像拿不定主意的样子。这时黑额牛在牛棚里长长地叫了一声，牛郎马上抬头

说：“哥哥啊，嫂子啊，家里的东西再多，牛郎单身一个人用不着。牛郎从小伴着黑额牛长大，一时一刻不能分开，如果你们真的对我好，还把我当你们的亲弟弟，就把那牛分给我吧。”

嫂子往前伸着脑袋，不敢相信地问：“你只要一头牛？你分家出门过日子，真的只要一头牛？”

牛郎斩钉截铁地说：“只要牛，别的都不要。”

嫂子顿时眉开眼又笑，催促哥哥说：“你快答应他，按下手印吧，分家的事情就这么办妥了！”

牛郎从院子里那堆破烂家当上跨过去，走到牛棚里，解开牛缰绳，拍拍牛脖子，在哥嫂两双眼睛的注视下，牵上黑额牛一步一步地往外走。他的哥哥嫂子张嘴瞪眼傻呆呆地看着他，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忙不迭地跟上去，在牛郎身后砰的把院门关上，生怕小牛郎脑筋一错又反了悔，回头找他们重新讨公正。

牛郎带着黑额牛来到一块荒滩地。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嘴巴里呵出的热气刹那间在眼睫毛上凝成白霜。可是，因为有了黑额牛的相伴，牛郎一点儿都没有觉得苦。他先是砍来一些芦柴，搭起一个尖顶的小窝棚，又搂了几大抱枯干的荒草，把棚子里铺出一张很宽很大软乎乎的床。往后的日子里，他要让黑额牛睡在他的“床”上，睡在他的身边，他们会相依相靠，一起度过生命中艰难的岁月和快乐的岁月。

从此这一人一牛，靠打柴卖草为生。总是由牛郎在杂树林子里砍下了柴，劈成一般粗、一般长的柴火段，码齐了，捆起来，绑到牛背上，牛再驮着这些柴草跟牛郎上集市。牛郎扯着嗓门吆喝卖柴，黑额牛在

他身边扬蹄甩尾,替他用劲。久而久之,人和牛成了集市上一道有趣的风景,他们只要往那儿一站,就马上有人过来看牛,看货,问价钱。讲好了价钱,买主会在前面走,牛郎赶着黑额牛在后面跟,把高高一驮柴段送到买主门上。帮人家卸了货,拿上钱,牛郎又带着牛回到集市,用这钱买粮,买盐,买牛吃的料豆。要是钱还有得剩,牛郎就攒起来,藏在一个瓦罐里,等着攒多了之后好派大用场。



牛郎把黑额牛照顾得无微不至。夏天他怕日头毒,晒得牛身上长出疮,总是把牛牵到树阴下吃草,得空还给它冲澡,刷毛,用艾草熏走成群的蝇子和牛虻。冬天,下雪的日子,牛郎冷,他就想到黑额牛也会冷,他用稻草编出一张帘,进来出去搭在牛背上,好像给牛穿上了一件暖暖和和的厚棉袄。柴砍得太多的日子里,他不忍心让牛负太多的

重,总是把柴段分出一部分背在自己身上,肩头背破了皮还乐滋滋地笑。没有钱的时候,他自己吃米糠,倒让黑额头吃煮烂的黄豆。黑额头要是不肯吃,他会抓一把捂进它的嘴巴里,逼着它咽下去才开心。他抱着黑额牛的脖子说:“你是哥,我是弟,你的日子要过得比我好,我心里才安逸。”

牛郎寂寞无聊的时候喜欢跟黑额牛说话。他盘腿坐在牛对面,手里搓着牛绳,或者铡着牛草,一边絮絮叨叨、轻言慢语、聊着家常话儿一样,数说自己要做的每一件事,讲自己碰到的每一个人,偶尔也会向它抱怨地里的青草不够嫩,林子里的杂树不够密,粮食里长了虫,灯油里掺了水。他真心实意地把它当成一个忠厚沉稳的大哥,事无巨细要对它说出来才踏实。

黑额牛安安静静地站在牛郎面前,头低着,嘴巴磨来磨去,反刍着胃里的食物。它已经习惯了牛郎的絮叨。有时候它闭着眼睛,似听非听。有时候它会舔着牛郎的手,或者“哞”地叫一声,表示它听进去了,它知道了牛郎的心思,一些事情上为他高兴,一些事情上替他伤心。虽然它从不说话,可是它亮晶晶的眼睛里写满了善解人意的话语,它的一眨眼,一缩鼻,都是对牛郎的理解和抚慰。牛郎真心真意地认为,身边有这个不说话的伙伴,比有个会说话的兄弟更加好,因为黑额牛永远也不会伤害他,嫌恶他,抛弃他,像他狠心的哥哥嫂子那个样。

三五年就这么一晃过去了,十四五岁的小牛郎长大成一个十八九岁的健壮小伙子了。他个儿高高的,腰腿长长的,皮肤黑黑的,眉眼笑笑的,一副快快乐乐讨人喜欢的样子。艰苦的生活没有击垮他的精

神,让他变得萎靡和颓唐,反而使他学会了遇事从容应对,乐观坚强,他变得勇敢又能干。

凭着自己的努力,牛郎在河滩地里盖起了三间小小的泥草房,开垦出种瓜点豆的菜园子,添置了桌椅板凳、锅碗瓢勺、被子褥子,过起一份简朴自足的生活。他的哥嫂过来看过他一次,哥哥在他面前卖乖讨好地说:“多亏当初我们让你早早地分家出门,你真要谢谢我和你嫂子呢,不这么逼着你,你哪里能够练出这份持家过日子的本事。”嫂子则打量着拴在院子里的毛色油亮的黑额牛,心里后悔当初不该把这牛分给牛郎,她认为牛郎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是老牛给他带来了运气。

一个夏天的夜晚,星光满天,凉风送爽,随风飘过来河水的清冽,芦苇的清香,野荷花的清甜。这是乡间夜晚充满生机的气味,万物生长拔节和花开花落的气味。牛郎劳累一天,冲过了澡,也给黑额牛洗涮了皮毛,让牛在树下歇着,自己搬一个竹榻在屋前场地上躺下来。满天星星像深蓝色天空里钉上去的银钉子,牛郎想数数它们一共有多少颗,才数了一个小角落,眼就酸了,记下来的数字也乱了。牛郎叹一口气,对着身边的黑额牛说:“人家都说天堂好,照我看天堂不如人间好。你看那天上光秃秃一片地,没有一根草,一棵树,光景凄凉得很。天上住的那些星星呢,今天看看在这里,明天看看还是在这里,一年半载都不带那个窝儿,像根戳在地里的木头橛子一样,无聊不无聊?”

黑额牛抬起头,“哞”的一声叫,像是赞同牛郎的话。

过了一会儿,牛郎被凉风吹得舒服,迷迷糊糊就要睡过去了,忽然

听到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轻唤着他：“牛郎，牛郎！”

牛郎睡意朦胧地答：“谁呀？”

那个声音说：“牛郎你醒醒，我有要紧的话跟你说。”

牛郎警醒过来，一骨碌翻身坐起，转动着脑袋四下里寻找人：“是谁呀？谁在跟我说话呢？”

四野空荡荡的，星光下只有崭新的泥草屋，静静的白杨树，毛皮如缎子般闪亮的黑额牛，还有远处摇曳的芦苇和银闪闪的河水。

“谁呀？”牛郎有点害怕，大声叫起来，“谁在跟我说话呢？”

声音从牛郎的身边又发出来：“是我，我在跟你说话。”

牛郎惊讶地瞪着黑额牛。明亮的星光下，他分明看见牛的两片厚嘴唇一动一动，两只黑幽幽的大眼睛也正抬起来盯住了他，是在跟他说话的样子。

牛郎跳下竹榻，惊喜万分地奔过去，搂住了牛脖子：“我的老哥哥啊，你总算能够开口说话了！你要对我说什么？”

黑额牛嘴巴一张一合地说：“牛郎，我对你说的这件事情很重要，你好好地听着：明天傍黑，晚霞铺满天边之前，你要翻过河对面的那座落霞山，在山下有个水清如镜的湖，就叫落霞湖，你到了湖边之后，会看见一群漂亮的姑娘在湖水里洗澡嬉闹。草地上有一堆五颜六色的花衣服，是她们下水前脱在岸边的。你轻手轻脚往前走，不要惊动了她们。然后你拿起衣服堆中那件粉红色的纱衣——记住是粉红色的，不要拿错了哦——你拿了衣服，赶快走开，回到树林里等着。天完全黑下来之后，那个走到你面前跟你要衣服的女孩就是你的妻子。”

牛郎不敢相信：“我就要有妻子了？一个穿粉红色纱衣的漂亮女孩子？她能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黑额牛紧盯住他的眼睛，瓮声瓮气地叮嘱他：“佳期不可错过。切记，切记！”

牛郎仍然不敢相信。他是一个本分的庄稼人，能讨到一个同样出身的农家女做他的老婆就不错了，哪里想到过会有天上掉下的姻缘？但是他又确信黑额牛不会骗他，牛说了有这回事，那就一定有。

牛郎一夜激动不已，想着黑额牛叮嘱他的那些话，觉得自己像是在做梦。他躺在简陋的床铺上，紧紧地握着手心，闭着眼睛，生怕手一松开，眼一睁开，梦就从张开的指缝间呼啦啦飞走了。

第二天，牛郎破例没有下地耕种，也没有上山砍柴。他一早起来把自己收拾得清清爽爽：白色的对襟土布衫，黑色的折腰裤，小腿打上了牛皮绳做的绑腿带，脚上是崭新的白袜黑布鞋。他还背上了一个蒲草编的干粮袋，掖上一把爬山开路用的小砍刀。出发之前，他特地到门前水塘里照了照，水塘里映出一个高高大大的小伙子的身，一张俊俊秀秀的小伙子的脸。他问黑额牛：“我看上去还行吗？”黑额牛在旁边摇头摆尾，为这样一个干净可爱的牛郎而高兴。

牛郎临走前为黑额牛的食槽里添满了草，盛满了水，拍拍它的脑袋说：“我走了。要是我今天晚上回不来，你千万别惦记。”

黑额牛点点头，嘴巴咧开来，笑咪咪的。

日头过晌的时候，牛郎爬到了落霞山的顶。回身向山下望过去，万亩良田如绿色棋盘，他熟悉的村庄和集镇像棋盘上黑白相间的子。

他想,怎么看不见院子里的黑额牛呢?是不是它已经小得像一只蚂蚁了?他找块岩石坐下来,吃了玉米面做的干粮,喝了山顶泉眼里涌出来的水,神清气爽,浑身上下涌动着用不完的力气。

日头偏西,牛郎一鼓作气下到山底。这一次他是回头往山上看,看到刚才他走过的山坡被夕阳照得金光灿灿,连片的树林像燃烧的山火,热烈而又辉煌。多美的景色啊!牛郎恍然大悟地想,难怪这座山被人叫做落霞山。

牛郎穿过山脚下的白桦林,看见了藏在深山人不知的幽秘美丽的落霞湖。时间不早不晚,刚好是黑额牛告诉他的那个时辰:晚霞铺满了天边。抬头看,天是紫蓝色的,云破处现出隐隐的金光。低头看,湖水也是紫蓝色的,隐秘的金光像沉在湖里的宝藏。天空有云在轻轻地飘,一片粉红,一片橙黄,一片又是赭灰。湖水中也飘着跟天空对应的云,不同的是天空中的云彩飘得轻柔,湖水中的云彩却荡漾得活泼,随波逐流,一朵扑打着另外一朵,快乐而又恣意。

牛郎看见湖水中还有另外一些白花花的影子在翻动,他先以为那是湖里肥白的鱼儿在嬉闹,后来听到清脆悦耳的说话声,银铃儿一般的笑闹声,才明白那就是黑额牛说的在湖水中洗澡的姑娘们。他的心怦怦地跳得像擂鼓,掩在树影下一点一点地向湖边靠拢去。天色近晚,湖水中姑娘们灵动的身影朦朦胧胧,因而也越发的曼妙优美。每当她们冷不丁从水中跃出来的时候,湖水会在瞬间被她们顶出一个蘑菇状的透明的水泡。而后,水泡噗地破了,小小的黑色脑袋从中间倏忽伸起,水花四溅,四周围撒下一片晶莹剔透的彩珠。她们的长发披

在肩后 ,湿漉漉的 ,乌金一样地闪亮 ,柳枝儿一般地荡漾。她们身体的皮肤有深有浅 ,晚霞在皮肤上反射出来的光线便因为底色的差异而各个不同 ,有的金黄 ,有的粉白 ,有的紫蓝 ,有的青灰。当她们在水中穿梭来回变动位置的时候 ,五彩缤纷的霞色就在湖面恣意流淌 ,美妙得令人惊讶。

牛郎简直看得呆了。他沉浸在这个迷人的世界中 ,忘记了时间 ,忘记了自己 ,忘记了一切的一切。直到姑娘们玩得意兴阑珊 ,互相招呼着开始往岸边游动 ,他才突然惊醒 ,想起了黑额牛千叮咛万嘱咐的话 ,慌慌忙忙地冲上前 ,在湖边草地上那一堆五颜六色的衣服中 ,找出一件粉红色的纱裙 ,揉成一团 ,揣进怀中 ,躲到了不远处的树林子里。

姑娘们上岸之后 ,甩去头发上的水珠 ,忙忙乱乱地寻找各自的衣服 ,穿到身上。

一个模样最年轻、容貌也是最美丽的女孩子在姐妹群里扑来扑去 ,像一只折断头须而失去了方位感的蝴蝶。“你们看见我的衣服了吗?”她用哭一样的声音问。“我的衣服不见了!你们谁穿错了我的衣服?”

姐姐们互相看看 ,回答她 :“我们没有穿错你的衣服。”

“可是我的衣服不见了!”她的神情像一只受惊吓的小鹿。

穿好了衣服的姐姐们一齐围上去 ,有的安慰她 ,有的帮她四下里到处找。可是粉红色的纱衣怎么也找不见 ,像是被天上的飞鸟叼走了一样 ,又像是被傍晚的夕阳蒸发了一样。

一个紫衣的姑娘说 :“天不早了 ,不能再耽搁了 ,王母娘娘马上就

要到各殿各厅查点人,要是发现我们偷偷下到落霞湖来洗澡,她老人家要发脾气的。”

绿衣的姑娘愁眉苦脸:“可是小妹丢了衣服,起不了身,怎么办呢?”

大家七嘴八舌,长吁短叹,不敢不回去,又不忍心把最小的妹妹丢在湖边不管她。

牛郎怀里揣着粉纱衣,听着姑娘们的话,看着她们一张张左右为难的脸,心里很不忍。要不是想到黑额牛“切记,切记”那句话,老实的牛郎真想走出树林,把姑娘的衣服还给她算了。

最后,还是丢衣服的女孩子不肯为这事连累了大家,眼泪汪汪地催促姐姐们说:“你们先走吧,少我一个人,王母娘娘不会连你们一起都责惩的。等我找到衣服,我会马上赶回天宫。”

迟疑了片刻之后,姑娘们决定就照这样办。绿衣姑娘特地返回湖边摘了一片锅盖大的鲜荷叶,让小妹妹暂且拿它遮遮身。“也许王母娘娘今天心情好,没有发现天宫里少了一个人,那就再好不过。”她把手放在小妹妹的额头上,为她祝福。

她们轮流拥抱了她之后,疏疏地排成一长列,一个跟着一个,像一串整齐的风筝一样,轻跑两步之后,腾空而起,飘然飞升,转眼间融入西天残留的晚霞中,不见了踪影。

牛郎惊奇地揉着眼睛,不敢相信眼前见到的一幕。

湖边只剩下丢衣服的姑娘。她低着头再一次地走过草地,寻找她的粉色纱衣。

牛郎心里想,不能够让她再着急了。他一闪身走出树林,把那件薄如蝉翼的衣服抖开在手上,恭恭敬敬地对她说:“姑娘,你别急,你的衣服没有丢,是我拿了它。”

姑娘又惊又喜,粉面羞红,胳膊把身体抱得更紧,声音里带着急了头的哭腔:“你为什么要拿我的衣服啊?害得我现在回不了家。”

牛郎嘴巴张了张,说了一句平平常常的话:“天晚了,湖边风大,你先穿上衣服吧,穿上了我们再说话。”

牛郎背过身,让姑娘穿好了衣服。再转回身来的时候,牛郎看见眼面前的姑娘美得像一朵含露带水的粉荷花。

牛郎从心里怜爱她,体贴地劝她说:“天已经快黑了,这时候再让你一个人回家,我不放心。不如我们在这湖边坐一夜,说说话,等鸡叫天明的时候,你再作打算,好不好?”

姑娘低了头,一想到王母娘娘见不到她的人,在天庭里会发何等大的火,心里就已经哆嗦了。她想,早回去也是挨骂,迟回去也是挨骂,还不如在这可爱的人间多逗留一刻,捱过一时是一时。

牛郎见姑娘点了头,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他抱来一块光溜溜的大石头,让姑娘坐着,自己就盘腿坐在她旁边的草地上。在夜晚湖风轻轻地吹拂中,牛郎对姑娘说起了他相依相伴的黑额牛,从黑额牛又说到他的身世,说到哥嫂的狠心,说到他这些年里先苦后甜、勤劳致富的日子,最后才说出了黑额牛让他今天做的这件事。

牛郎诚心诚意地对她说:“我真是一看见你就喜欢上了你,你是我见过的最美丽最温柔的姑娘。”

姑娘闻言低下头，脸上飞出的红晕在星光下都能够看得很清楚。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也对牛郎说出了她的秘密。原来她是天上的仙女，是王母娘娘最小的孙女儿，因为她手巧，织得出人间天上最漂亮的织锦缎，所以她的名字就叫“织女”。织女告诉牛郎说，每日里天空中的早霞和晚霞，就是王母娘娘拿她织出的锦缎铺就的。但是王母娘娘的手面太大，需要的锦缎太多，宫殿里要铺上，花园里要铺上，连她老人家每天御驾出行的道路也要全铺上。这样，织女必须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坐在织房里，一天天，一年年，头都没工夫抬，话也没人说，织得腰酸了，眼花了，手指肚儿也结出老茧了，王母娘娘还要派人不断地催：“快呀！快呀！”偶尔她放下金梭，偷闲站到织房的窗口往外看一看，看到天庭里清冷寂寞死气沉沉的模样，又看到地上人间花红柳绿欣欣向荣的景象，真是羡慕人间能有自由的日子，哪怕穷一点，苦一点，也比终日枯坐织房要幸福得多。说到这里，她偷偷地从睫毛帘中看了牛郎一眼，心里也喜欢上了这个温柔俊朗的小后生。

牛郎听她幽幽地说这些事，心里一阵阵地热，又涌出一阵阵的不舍和怜惜。他忍不住一把抓住了织女的手。“留下来吧，”他说，“留在人间，嫁给我，我们一块儿过日子吧。虽然我没有很多的钱，也没有很多的地，可是我有的是力气，还有一颗爱你宠你的心。我们两个，加上黑额牛，我们一心一意地朝前奔，可劲儿地干，会过上人间最好的日子。”

织女的心被他滚烫的语言暖热了，她抬起头，悲喜交集地望着牛郎的脸，泪光闪闪地答应说：“好吧，我愿意留在人间，做你的妻子。”